远去的中秋

李福信

一

没有与故乡的大哥一起过中秋,有三十多年了。

那是甲午的中秋,我将大哥大嫂接到了家里,一起过中秋。桌上,我一个劲地给大哥夹菜。我知道,大哥为了弟妹过上好日子,小时候吃过太多的苦。忍饥挨饿的年代,大哥跟着妈妈吃过糠粑,吃过蕨粑,吃过无数的苦菜粑。夹菜时,我看着头发稀疏、鬓毛花白的大哥,说,大哥,还记得那年的中秋前夕,你送我去东安上火车读大学的事吗?

突然就喉头哽咽说不出来了,突然就泪溢面颊了。我起身,来到洗漱间,装作辣椒辣出了眼泪……

二

那年的八月,我考上了武汉大学。隔几天就是中秋了,但我要提前走,因为要准时赶到学校报到。妈妈舍不得,哥哥姐姐舍不得,但全家人很高兴。

妈妈说,我们提前过中秋吧。于是大家分工,姐姐和我收拾我去大学的衣物和生活用品,三个嫂嫂捉鸭子炒好菜,哥哥姐夫打扫庭院卫生、上菜园子摘菜。妈妈呢,喜上心头,从米缸里量了一马瓢米,带着几个小不溜秋、活蹦乱跳的侄儿到大队部代销店兑买月饼去了。

炊烟升起,月亮升起,辣子血浆鸭的诱人香气飘满了整个庭院。

几个侄儿围着我,叽叽喳喳个不停。一个淘气爱逃学的侄儿说,武汉一定好远好远,"四爷"(我们那里喊四叔的土话。我在家兄弟排行老四,侄儿尊称我为四爷),你想家了就对着鲤溪喊几声,我们听到四爷喊就跑过来看四爷,好吗?四爷哈哈大笑,一拍大腿,说,好!

一个爱看小人书的侄儿说,小学小,大学大,我们鲤溪小学都这么大,武汉大学肯定好大好大,四爷,你要记得去教室的路啊。四爷愠怒,板着脸说,多管闲事,看打屁股!

我们在三哥家的院子里,将八仙桌抬到了庭院里,抬到了清清亮亮的月亮下面。敬贡了月神,敬贡了祖宗和父亲后,我们坐到了八仙桌旁,菜香溢满了四周,月色溢满了身上,喜悦的神情,洋溢在妈妈哥哥嫂嫂姐姐侄儿们的脸上……

三

第二天早晨,早早地吃了早饭,迎着初升的太阳,大哥帮我挑着木匠二哥亲手做的木箱笼子一起出发了。突然,妈妈拿了一块用她洗得干干净净的手帕包裹的半月形东西递到我的手上,说,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你带着这半边月饼去大学过节吃。

怪不得,昨晚侄儿们大呼小叫,说陪阿姆买回来的月饼怎么只剩下了半边。妈妈哄着侄儿们说,那半边月饼要留给月亮姑姑中秋节吃的呢。

心头一热,就又说不出话来,就有湿湿的东西洇湿了面庞。

我将妈妈给我的半边月饼轻轻地放在了笼子里的衣服上面,就上路了。

四

一路辗转,下午就到了东安火车站。

从没有出过远门看过火车的我看到了火车好奇得不得了,拉着大哥蹦蹦跳跳地在伸向远方的铁轨上跳跃着,看着喷着白茫茫雾气的火车拉响长长的汽笛奔向无尽的远方,心中升起了无限的理想,真好。

忽然就感冒了,发烧,想吃妈妈小时候做的鱼了。大哥就与小吃店老板讨价还价,用1.5元买了半边鱼。那晚的鱼,没有妈妈做的好吃,却是我吃过的一生中最难忘的鱼,因为那是大气的大哥、爱小弟的大哥为小弟点的一道美味佳肴啊。

五

在孤单单的夜色中,在大哥孤零零的背影里,我乘坐的火车驶离了车站,来到了武汉。

侄儿说得对,武汉大学真大。唯一的高中同学天君先到了,却又去黄冈看他的舅舅去了,茫茫人海,我不认识一个人,心底里好想家,好想一个箭步跑到武昌火车站踏上回乡的路啊。可是,妈妈的期望,哥哥姐姐的期望,都在我的身上,我不能让大哥看不起小弟。

于是,我走到樱花大道上,我爬到珞珈山顶上,对着鲤溪心底里呼喊,我想家了。侄儿们肯定没有听见,听见了,他们会从鲤溪老家赶来看四爷的。

好在我跟屁虫一样跟在了远文的老乡晏金柱和远文同学父子后面,好在飘逸儒雅的新闻系邓建老乡不久找到了我,好在高大俊美的天君不久就回来了,还有水利电力学院的刘学军学兄,我没有想家了,不然侄儿们也会笑话四爷我了。

六

不久,就是中秋节了。我们全班同学在体育馆西侧的樟树林里举行了中秋晚会。那晚的晚会,是击鼓传花,花落谁家,谁就表演节目。一直想不通,我运气怎么那么好。在李萤、丁亮其、朱四民、林莹同学的主持下,几次击鼓传花,花就怪得很,偏偏落在了我的身后。

多年以后想起,我可能是个典型的"崀山四爷"(崀山四爷,是家乡对混沌不开、懵懵懂懂、傻乎乎之人的雅称),不知道躲避,花就自然落在我家了。

但我读的都是农村学校,没有音乐课,五音不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自然也不知道唱歌了,抽到的《十五的月亮》《血染的风采》等歌曲都不会唱,脸红耳脖。只好四爷般傻乎乎地说,我不会呢。

恰好邓建在场外远远招手,趁着同学不注意,就溜了出来,与邓建同去了东湖畔,看月亮游走,看情侣牵手了。

七

第二年的中秋,我们在寝室里狂欢。那时的我们,住在桂园八舍104。

鱼米之乡的大学确实好,学校关心同学,每人发了一条油炸全鱼。我们自己买酒邀醉,一顿狂喝,女同学个个面若桃花,男同学个个豪气满怀。

隔邻的管永生喝得烂醉如泥,还跑到我们寝室来挑战,最后倒在了我的床上,把我们寝室吐了个一塌糊涂。大家掩鼻而逃,看学跳舞去了,只有四爷老老实实洒扫庭除,喂"管家"喝水,积德不浅。多年以后,相逢一见,莞尔一笑。管家说,阿信真是好人。

八

第三年的中秋,同学们沉静了许多,有情侣的牵手去了,有单相思的打主意去了。只有我和后来那个雅称"老谈"的远文,一人一瓶啤酒,一人一包兰花豆,相邀去了珞珈山半山亭。失恋了的良才无处可去,也就跟着过来了,我们收容了他。

那晚的珞珈山上,月色分外撩人,我们依然谈理想,谈人生,谈友谊。

然后,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九人了。

(李福信,新宁县人,任职于邵阳市直机关)

◆宝庆人物

刘仁文:寻找法律的灯绳(下)

丁杰群

最近,有微信公众号连续用"法学界的文学家"来报道刘仁文的系列人文作品:《远游与慎思》《法律的灯绳》《死刑的温度》和《司法的细节》。虽然刘仁文对"法学界的文学家"这一标题不是很满意,却也反衬出他历来主张的"法律应与诗书通"的治学理念。

在刘仁文所获的众多奖项中,他似乎对2015年新浪网在"睿见三亚·新浪思想盛典"上颁给他的一个奖感到有点意外。当时,给他的颁奖词中提到:"他深切关注中国现实问题,坚守独立思考的理性立场,精通法学,兼通文史,以温暖的人文情怀,促使法律公平正义之光照进现实。"这一对刘仁文的"高抬"虽然令他忐忑和不安,却也让他备受激励与鼓舞。

刘仁文认为,一个国家要真正建成法治社会,一定要有良好的法治文化和相应的人文基础。法律信仰、法律权威等法治软实力是不能一蹴而就的,它需要良好法治文化的熏陶和浸润,而良好法治文化又必须建立在人文精神的基础上。我国的法治建设有赖于法治文化的春风化雨和润物无声,法律人应当尽可能地多一点人文精神,不仅做法律技术的工匠,更做法律理念的引导者。

繁忙的工作使刘仁文不得不放弃了好几家报刊的专栏写作,但他内心还是把短文章看得很重。他的案头摆着《培根论人生》《蒙田随笔集》《帕斯卡尔思想录》等短文结集的名篇,他常以这些作品自期。他提醒自己,写出《资本论》等鸿篇巨制的马克思也是一个给报社写稿的高手,因此,只要自己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到工作上来,持之以恒地观察、思考和写作下去,就一定能形成自己的风格,形成自己的体系。文章无论长短,各有价值,关键在于要有自己的思想。

如今,刘仁文已过知天命之年,他的心情正如其在《刘仁文的法学世界》一书的前言中所指出的:"学然后知不足""知耻而后勇""朝闻道,夕死可矣"……

庄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对此,刘仁文深有体会。他说,年轻时,曾以为只要自己发奋努力,就可以把"无知"变为"有知",但越学越发觉,即使自己再努力,也只能在无边的"无知之幕"里拓宽一点点知识的边界。

写日记是刘仁文坚持至今的习惯。他从小喜欢格言警句,并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尽相同的句子题于自己的日记本扉页,用以自勉。在晚近几本日记本上,他题记的有:"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利刀割肉疮犹合,恶语伤人恨不销"……

虽然用以自勉的话往往是自己感触最深甚至"缺啥补啥"的,而且就算再努力也未必能完全做到,但刘仁文认为,有意识的自省肯定胜过无意识的放任,无情的解剖一定有助于自己的日拱一卒。他举例说,自己的第一部随笔集名为《想到就说》,这从正面也可以理解为勤奋、敢言。但如今,自己却更倾向于"三思而言""再慎何妨"。他反思到,过去常以为自己有话直说是一种赤子之心的体现,但现在的认知却有所改变,"赤子之心"其本质应当是心地纯洁善良,让人如沐春风、如饮甘露……

刘仁文年轻时也爱与人争论、商榷,如今面对学界中他人对自己的批评甚至误解,他也学会了淡然处之。

2017年,他的一篇文章引发学界热议,其中不乏产生误读的人,有报纸组织专题讨论,希望他系统回应一下,但他婉谢了。刘仁文认为,自己的观点已经在文中表达清楚,学术不必立马分出高下,只要有利于思想的争鸣和理论的多元,即使自己受一点委屈和误解,也应当容得下不同的声音。

还有一次,一位刑法学者在其著作中简单地批评了刘仁文的立体刑法学。他的学生援引下面的话来替他鸣不平:"凡是不附理由的批评都是不负责任的批评。"刘仁文却说,他要和这位教授成为和而不同的典范。他还和自己的学生说,看来人的心胸确实是可以通过修炼变得更宽广的。

2021年"五一"假期,刘仁文启用了最新一本日记本。在扉页上,他只题了两个字——"慎独"。他希望自己不管身处何种场合,都要力争做到不跟风、不媚俗,不以眼花缭乱的外部标准来扰乱自己,而要以清晰明了的内心标准来要求自己。

人生没有彩排,无论是身为导师立德树人,还是身为学者求学问道,刘仁文自有许多感悟,这其中既有经验,也有教训。面对自己又一批即将毕业走向社会的学生,他以近20年前出版的《刑事政策初步》自序中的一句话与大家共勉:"人除非到'闭上眼',否则即使前面是完美的,也可能在最后一刻身败名裂。"

爱莲池

◆岁月回眸

忆父亲

周志辉

父亲走时,刚好是月半节。双手抹上他未瞑的双目那一刻,我瘫倒在地,头撞棺材,肝肠寸断。

"你爸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发烧。喊人打了三天针,还是没有退烧……"母亲泣不成声地说,"你爸不行了!"我劝母亲千万别着急和伤心,乱了阵脚,让父亲瞧见,思想包袱更重,愈加难过、自责和内疚。

挂断母亲的电话,我马上给父亲的挚友黄医生打去电话。父亲患癌症后,一直都在他那里看病,抓药。我简要地问了些情况后,黄医生悲伤地说,你父亲剩下的时日不多了,准备后事吧。而我却固执地以为,父亲是个坚强的人,不会轻易离开我们的,没有把黄医生的话当一回事,犯了一个永远都无法补救的滔天大错!

"谁叫你放下工作回来的?马上回去!"我推开虚掩着的灶屋门,虚弱不堪的父亲应声从床上挣扎着爬了起来。他窸窸窣窣地摸索了大半天,才拄着根竹棍,步履蹒跚地出来。背靠着灶屋的门框,大口大口地喘了好久的气,脸色铁青地训斥我:"刚借调到新单位去上班,不要动不动就请假回来!"

儿子没有见过这种阵势,吓得"哇哇"大哭起来。父亲见状,马上微笑起来:"我是骂你爸爸的,他不听爷爷的话!"要我把儿子带到屋外的空坪里,隔五米以上的距离说话,还不准我们在家里吃中饭,怕把自己的病,传染给我们。

临别时,父亲嘶哑着喉咙,用尽全身力气反复叮嘱我,周末若单位有事,就去上班。没事,最好星期五夜晚回来一趟。他有许多话,要对我说。边说,边努力把左脚抬起,想跨过灶屋的门槛来送我们。可无论怎么用力,最终还是没有跨过那道门。无力地倚在门框上,痛苦地闭上双眼。泪水涟涟地挥了下手,马上转过头看向里屋。

让我悔恨终生的是,就在那个星期五的夜晚,父亲永远地离开我们了!而我却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回家。此前,弟妹们要赶回来陪父亲,我没有同意。说实在不行时,我会通知他们回来的。没想到我的这一决定,让我们兄妹,没有一个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

父亲走时,只有母亲陪在身边。母亲声泪俱下地说,那晚,父亲一直坐在门边,靠着门框,盼我们回家。直到大口吐血,栽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你们回来一个,他也会闭眼呀!"

"啪!啪!啪!"我重重地连扇了自己好多个嘴巴,长跪在父亲的遗像前,泪如雨下,悔恨、自责和愧疚万分。

当初,得知是癌症晚期后,父亲坚决不愿意住院治疗。说花再多的钱治,结果也只能是人财两空。他再也帮不上我们什么了,不能帮倒忙,在经济方面拖累或拖垮我们。拿着医院的检查资料,父亲在母亲的陪同下,前往衡阳找到了黄医生。当天下午,父亲拒绝了黄医生和其家人的盛情挽留,拎着药往回赶。到我当时的工作地时,天已全黑。母亲要父亲到我家里住一晚,看看孙子。说以后有没有机会来看,难说了。说着说着,不禁泪如雨下……

父亲不同意。多年后,母亲仍眼泪汪汪地对我说,你父亲内心,是非常想来你家住的。那天夜晚,疲惫不堪的他走到辖口殿的河边,坐在桥石上,默默地一直盯着你家看。直到灯熄了许久,才长叹一声,一步一回头走到镇上的小客栈去休息。辗转不安,一夜没有合眼,泪水湿透了枕巾。后来,父亲每次从衡阳看病回来都是如此,眼泪一次比一次多。

历尽坎坷、辛酸和磨难的父亲,最终还是走了。从高烧不退到过世,一共只有五天时间!多才、善良、正直、勤劳的父亲走时,多舛的命运没有再开玩笑,满足了他想在月半节时走的愿望!

(周志辉,邵东市作协会员)